

生長兵間老太平 (十五)

教書·上電視·寫方塊

● 趙廷俊 (前中央日報總編輯、副社長、中華日報社長)

除在報社工作外，我曾兼任三個大專的教書工作，並在台視公司教學節目中講述「新聞地理」。時期是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六年之間，因出任中央日報總編輯，兩項兼差都辭了。

世新、政大授課三年

一九六〇年秋季世界新聞專科學校為首屆三年級畢業班學生開「國際現勢」課程。成舍我校長託胡秋原先生請我擔任，我欣然應諾。世新是新聞界前輩成舍我先生創辦，他學養深厚，勤敏節儉，慘淡經營，使世新發揚光大，後改稱大學。我教了三年，

從三專第一屆到第三屆。首屆學生三十來人，成度相當好，學習也認真。我編了簡單講義，只是大綱提要，由學校油印發給學生，每課前我都作充分準備，講述內容豐富，並常針對新聞時事加以分析說明，學生甚感興趣，對我印象也好，經常有學生來我家聊天，我和他們像朋友一般。住在我家不遠的女生高謨，常約其他女生同來，曾經在我家包饺子吃。內子那時工作不忙，家裡又有女傭，也樂於和同學們聊天，我們也曾到高謨家拜訪，她父親和我年事相若，是位工程師，他們的畢業舞會懇邀我參加，我辭

以不會跳舞，他們堅邀去看看也可以。我去時同學們熱情接待，高謨對我說，等會我教您跳，我怕出醜，找機會溜走了。一班同學少，情誼濃，畢業後常有聚會，每次都邀我參加。高謨後來到南美的秘魯華文學校任教，再到美國進修，常有信函問候。另有女同學殷之清在電力公司工作，後赴美。蔣竹君在國語日報工作，男同學涂裔輝在中廣公司工作，安強在聯合報工作，都常有聯絡。

三專第二期有兩班，合班上課，同學多達八十多人，情況不似前期單純，我與同學間互動也不如前期多。

該班有幾位傑出同學，如後任聯合報發行人的王效蘭，擔任聯合報駐華府特派員的王景宏，國際關係研究所研究員的洪茂雄等，雖在校時交往不多，但以後相遇仍執弟子禮甚恭。

第三期三專之外，另有五專畢業班合班上課，人數多達二百四、五十人，改在大禮堂講課，須用麥克風。但裝配欠當，常常後排同學聽的清楚，前排欠佳；若加調整，前排清楚，後排又欠佳，我在講到重點時，多關掉麥克風，大聲講述，稍久又頗感費力。第一學期結束後，我藉口工作調整（一九六三年我不編地圖周刊，專任主筆），無法兼顧，向成校長懇辭，並推荐接我編地圖周刊的陸鐵山替代，結束了兩年半在世新教書工作。

電文是：「人皆玳瑁，我獨烏龜，何也？」為新聞界傳為節省電報費的趣聞。他創辦世新甚為艱困，儘可能節省開支用度，自是理所當然。不過有些傳聞渲染過分，我也從旁聽到一些像不給教師茶喝等閒話。二年多親身經驗，知成校長儉約自本身作起，對教授仍尊重禮遇。當時陶百川老先生亦被延聘授課，成校長為敬老尊賢，特以自己罕用的座車，接送陶先生。嗣知我住處在陶府中途，並請我亦搭乘。即此一端可見其人情味重，並未矯情省儉。成舍老持身節儉，而以前所有節餘用之於世新發展，最為難得，至可感佩！

冷門課轉成熱門

課，只有七人選修。這門課不像「國際現勢」有許多書籍和資料可參考，全由自己設計綱要及內容。幸好我對疆域問題還熟悉，又參照近代史及地方誌等，就中國邊疆曾發生的和當前面臨的界務問題，從東北、沿海到南沙、兩廣、雲南、康藏到新疆、蒙古，各地有爭執及已被侵削的邊境，一一說明其形成由來，與涉及的日、俄、英、法、印度、緬甸、越南等國，交涉爭議乃至用武經過，內容也頗豐富。教學相長，我也因此增加了對許多問題的深入瞭解。在前言一節中，我特列述古今中外對疆土特別重視，不惜重大犧牲以衛護固有疆域的史例，以強調邊疆界務問題的重要。那兩年，值中印為邊界爭執作戰之後，中俄之間也因界務糾紛，時有衝突，大家頗關切邊疆界務問題，舉世關切，我教的冷門課不料竟成為熱門。

這門課我教了兩年，就因總編輯工作繁重而辭去，以後這門課也就停

了。兩年共教了十多個學生，但學生中也有卓有成就的，接任胡耐安主任的劉義棠先生就是其中之一。同事中交往多，情誼深的是胡耐安老先生，他嗜飲，酒量也好，也好竹戰，我既是他的酒友，又是牌搭子。另外蔣君章先生不善飲，但樂於竹戰，三人另找一人就可成局，但也只是一月半月聚一次而已，以在胡府的次數為多。胡老先生對我這位酒友頗為欣賞，曾表示要把他最鍾愛的竹節酒杯在他身後送我作紀念，可惜他去世那年我在舊金山少年報工作，未能參與喪禮，也未能領到他遺贈的盛情。胡老先生去世時已八十多歲，已享高齡。他一生不斷抽香煙，曾一再說，政大有從不抽煙教授死於肺癌的，常抽煙的卻沒事，這顯出他老人家的堅強與自信。他夫婦未育子女，撫養一女，功課甚佳，後來工作也出色。

與張曉峰先生結文字緣

最短的一段教書是在文化學院，但談到淵源由來卻很長。文化學院是張其昀曉峰先生所創辦。民國五十一（一九六二）年，曉峰先生曾要我為他創辦的「中國一週」撰稿，指定如同地圖周刊樣分析時事。我認為應專心為中央日報工作，不宜分散精力，乃加以推辭。嗣有人告我曉峰先生是黨政要人，不能拂其盛意。為思報答，我寫篇推讚他的新著「中華五千年史」的文稿刊於中央副刊，以示對其尊重。此文刊出後，甚受曉峰先生重視，我未署本名，他多方探問作者，在他熟知的教授中探問，均不知情。後來與中央日報同事採訪組副主任汪有序偶爾談到寫此稿事，他採訪黨政新聞，知道曉峰先生正探索作者，即予告知。曉峰先生深為喜悅，曾邀我到陽明山文化學院籌備處參觀規劃中校址，並設宴款待，同去的有沙學俊先生等。文化學院成立典禮也請我參加。一九七七年文化學院地理系開設「

國際現勢」課目，曉峰先生要系主任請我講授，我因教過此課，可以駕輕就熟，不費多大精力，應聘講授。上了兩三次課，發現中央日報總經理、採訪主任都在文化講課，都開公用車去，我也開總編輯車去，實在有些欠妥當，但文化學院在華岡，路遠而交通不便，乃決意不去講課，以移花接木方式仍請陸鐵山兄替代，大約只教了一個月。在此期間我曾兩三次寫方塊對文化學院創辦及曉峰先生治事、治學之精勤加以推崇，每次文稿刊出，曉峰先生均來函致謝，其為人之週到令人敬佩。

電視教學頗受歡迎

除教書外，這段期間我還作電視教學三年。台灣第一家電視台灣電視公司於一九六一年開播，初創期間電視廣告不多，用教學節目來填補空間，「新聞地理」是其中一項，由我主持，每週四下午五時半到六時播講。

先一天把播講題目和大綱送去，配有圖表，一如地圖周刊，仍請蔡正倫繪圖。正式播講時間約二十五分鐘。本

教書經驗，按綱要分析講述，到時剛好結束，中間不能停頓，最後計秒，提醒講述人注意。新聞時事一般人都注意，收視情況好。隨電視普及，填補空間性質的教學節目逐漸停止，新聞地理以反應頗佳，一直繼續。到一九六五年初我因擔任總編輯，辭謝主

播，該節目也就終止了。
播講只我一人，最後一年間，為了增加點不同面孔，曾請幾位專家到節目講述，中央日報總主筆崔垂言談世局，中廣總經理黎世芬談聖誕節（他是虔誠基督徒，最後正式作牧師），胡耐安談邊疆問題，最後在節目將停止前介紹幕後幫手蔡正倫上電視，談繪圖。

我的國語不標準，帶點四川調和甘肅腔尾音，還好，聽眾可以聽得清楚。這段期間，中廣公司、正聲公司

也常邀我參加時事座談，或講專題，那幾年可能是我對外曝光率較高的一段時間。

寫方塊近半世紀

長期在報社工作，各類文章都寫，寫得最多的是社評與「方塊」。社評係代表報社立言，或為配合新聞的應景之作，很少有個人意見的發揮，只有副刊裡的專欄稿，通稱「方塊」，近千來字的短文，常排成方形，原多放在右上角，後來為求版面靈活變化，也常分置各處。方塊文章署名發表，多用筆名，用本名者甚少。署名文章可以發抒一己之見，個人感觸或生活情趣，寫來也不像社評枯燥，不過報社多遴選熟識可信的作者，俾內容不致與報社立場相差過大，或唱反調，因之方塊作者通常是固定的一些人，以中央日報而言，前後幾十年，常寫方塊的不過十來人，我是其中之一。

中副·華副每週一篇

我第一篇方塊稿刊於一九四八年春，記得是抨擊「好好先生」的短文，可能編者認為該稿內容不錯，就在方塊地位刊出。才進報社半年的新手，文稿能被重視，自己頗感欣愉。那時中副方塊由總編輯李荊蓀（筆名一禾）和副總編輯耿修業（筆名茹茵）執筆，那年底反共戰事逆轉，報社準備遷往台北，他們都很忙，我被指定寫方塊，大約只寫過三、四篇也就停寫了。報社遷台之後，茹茵因事忙無暇執筆時，常叫我趕寫一篇。正式排班每週固定寫方塊，在一九六一年九月，那時社長曹聖芬特地擴大中央副刊版面，革新內容，並遴選多人寫方塊，每人每週一篇。過了一段時間有的人停寫，我常要寫兩篇，以後就未再停寫過。不過擔任總編輯期間，因事忙寫的極少，但即使到舊金山少年報工作，也常寫稿寄回台北。大約到

退休前兩年才未再執筆。

錢震先生於一九七二年出任中華日報社長後，請我為中華副刊寫方塊，同時寫社評，每週各一篇。華副主編蔡文甫是文藝作家，更是催稿能手，二十多年來我很少停寫過。華副取材較中副寬舒。更多迴旋發揮餘地，有時「一魚兩吃」，把中副方塊未盡之意，在華副再發揮一下，似乎後寫的更有勁力。

與讀者結緣或遭怨

寫方塊因署名之故，不免與人結緣或結怨，我盡力避免筆下傷人，結怨的事記得的只有一次。一九七五年一月寫一篇批評拍攝「八國聯軍」電影方塊，題為「忍拍！忍看？」指「義和團」之亂是中國近代最為痛心的一段慘事，燒毀屠殺的鏡頭令人慘不忍睹；而賽金花與西瓦德的事兒，又是全劇的高潮所在，「據說以騷蕩出名的某影星將演賽金花。」就是這句

話，開罪了演賽金花的影星胡錦，她和另外兩名男士到中副找作者理論，認為不該說她「以騷蕩出名」。正好我不在報社，副刊主編王理璜女士婉勸一陣，說並未指名，不必過於計較，可能同是女性，聽後辭去，就此罷休，卻引起報社一些人爭看影星的情形，事後作為副刊的談資。

中副前後三位主編

結緣的事，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九六四年五月刊出的「學術與事功」一文，因讀華嚴女士「我的祖父」一文，特推重嚴復（幾道）先生對清末民初學術界的重大影響與貢獻，認為研究學術的成就對國家的長遠影響有過於一時的顯赫功業。幾年以後在一次餐會中與華嚴同座，閒談中我向她表達對其先祖的敬仰，說出曾寫此文，她聽後至為欣喜，說正在找這位作者。之後承她贈送其著作，而且每有新著出版，一定相贈。他先生葉名勳是新聞界名人，早常聚晤，以後我與內人每週登指南宮，常與他們伉儷結伴

而行，甚為親切。

由於寫方塊，與一九六一年之後的中副主編都交往密切，親誼深厚。孫如陵（仲父）前後三次擔任主編，時間最久。他健談好客，文友們常到他家作方城之戲，他的拿手好菜是「金鉤掛玉牌」，黃豆芽、豆腐排骨湯，愈煮得久愈好吃。王理璜女士接任中副主編，大約有三年之久，與我也很親切，她有湖南人的槓勁，有時不免得罪人，我常為她消解困擾，只要婉言勸解，她有聽諍言的雅量。她因未刊曹董事長紀念張道藩的文章，一再退稿，使曹深為不滿，一九七七年曹兼任社長後，就請孫如陵重任主編。當時我正在舊金山，回來後她已離開中央日報，她不願被調任主筆，即時辭職。我拜訪她晤談時，深以來遲為憾，相信我如在報社，可以勸她勿意氣用事，使曹董事長難堪，也就不

會有此後果了。後來另一位女主編是胡有瑞女士，長年以來，她與我們夫婦情誼深篤，她是副刊主編中最年輕的，對我們以晚輩禮相處。她於一九

我都參加。他去世後楚崧秋先生接任理事長，活動仍然繼續，我因來美，就甚少參加了。

八七年初，中央日報人事更迭時辭去主編，之後中央日報副刊變革很大，方塊也停了。

多年所寫方塊，承友好和報社推重，先後出版過七本選集，計為：
一、楊柳故園情 台北商務印書館 民國五十六（一九六七）年
二、桓來散文 台北華欣文化中心 民國六十三（一九七四）年
三、桓來小品 台北慧龍出版社 民國六十五（一九七六）年
四、愛心的發揚 台北中央日報社 民國六十八（一九七九）年
五、謙讓第一 台北中央日報社 民國六十九（一九八〇）年
六、梅花同心 台北中央日報社 民國七十三（一九八四）年
七、懷風草 台北中央日報社 民國七十六（一九八七）年

另一位擔任過中副主編的是陸鐵山，他是研究哲學的，對共黨的瞭解深刻，曾繼我編地圖周刊。任副刊主編只兩年光景，卻有一樁特別為社會重視的文章刊出，就是一九七二年四月孤影先生的「一個小市民的心聲」，這篇連載的長文轟動一時，甚受朝野重視，影響也很大，後來發行單行本，銷路也很暢旺。他把將近十萬元的稿費版稅捐贈其母校台大，作為貧病同學醫療費。

吳延環（誓還）先生為聯合各報方塊作家，發起成立專欄作家協會，我是發起人之一，曾任常務理事。在他推動下，常有旅遊活動，幾乎每次

得」，其中也收集多篇有關文史的方塊文章。

編輯部不退稿啟事

本誌承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十數起，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本誌以名人傳記、真實傳奇、軼聞趣談、工商珍聞、現代史話、懷舊憶往、醫學新話等作品為主。希望作家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，來稿以五千字為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來稿若未採用，恕不奉覆，亦不退稿（請自留影印底稿照片亦請翻照複印存底）。

中外雜誌社編輯部謹啟

本雜誌本期如有掉頁、缺頁、污損，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三樓中外雜誌社調換。

本雜誌所發表文字及圖片，未經徵得同意，一律禁止轉載，如有侵犯依法追究。